

# 美國大學和社會都受到腐蝕嗎？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mailto:chonghoyu@gmail.com)



美國大學裡存在著一個矛盾的現象：左翼一方面宣揚多元化和包容性，但另一方面卻又排斥反對聲音，從而維持自己的一言堂。

2018年全國學者協會進行了一項研究，受訪對象包括了五十一所頂尖文理學院的 8,688 名全職教授，調查結果顯示，左派和右派教授的比率是十比一。同年的另一項分析發現，康乃爾大學教職員和研究人員99.5%的捐款都是給予左翼候選人和項目，而全體教職員工中只有一次向共和黨候選人捐了一百美元。

根據2020年的另一項調查，在抽樣的12,372名教授中，48.4%是左派，而只有5.7%是右派，這比率約為 8.5:1。然而，蓋洛普 2016 年的數據顯示，在美國整體人口中，29% 是民主黨人，26%是共和黨人，這比例接近五五開，這意味著大學的政治傾向與普羅大眾不成正比。

可能會有讀者反駁說：「你不是一直反對配額制嗎？亞裔人口只是佔了美國總人口的6至7.2%，但在美國名牌大學裏面，亞裔學生所佔的份額卻遠遠高於人口的百分比，例如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裔學生佔了33%，在普林斯頓大學則是28%。你說因為亞裔學生勤奮和聰明，所以這失衡的結果並沒有不妥。同樣道理，如果左傾教授的學術水平比右傾的高，這又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沒有證據顯示左翼教授的學術水平比較高超，相反，許多跡象顯示，一些左傾教授似乎是因為政治正確而得到教席，而非由於其學術成就。例如早前因着剽竊醜聞而辭職的黑人女性哈佛大學校長蓋伊（Claudine Gay）僅僅出版了十一篇論文，她的 h-index 只有十分。去年十月阿拉伯裔的哥倫比亞大學中東研究系教授馬薩德（Joseph Massad）因為

讚揚哈馬斯的恐襲而飽受批評，但他仍然保住教席，他的 h-index 是十四分。以上只是兩個例子，反方當然可以舉出相反的例子，這議題有待進一步的資料去澄清。

公平地說，有些左派教授的觀點尚算溫和，但有些卻是不合理地偏激，結果，學生對歷史和當代世界的觀點非常扭曲。最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杜塔特（Ross Douthat）寫了一篇文章，介紹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在加入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之前讀過什麼書。他指出：在哥大課程中雖然學生們讀了很多西方經典著作，但大多數二十世紀的閱讀材料都集中在幾個主題上：反奴隸制、反殖民主義、性別多元化、反種族主義、氣候變遷。某些極權主義的歷史被隱沒，令殖民主義成為了近代唯一的政治罪惡。學生沒有接觸過英國小說家奧威爾的《1984》和《動物農場》、蘇聯異見者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至於新保守主義、宗教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則一律欠奉。學生沒有意識到世界上最專制和霸凌的勢力是非西方和非白人的政權。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ks）重複地宣稱：「自1950年以來，美國是世界上最殘暴的國家！」他要不是對歷史無知，就是故意誤導群眾。

可能會有讀者這樣去反駁：「根據兩項在2008和2010年發表的研究，教授的政治意識形態對學生沒有重大影響，指控教授對學生洗腦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最近蔓延全美的挺巴勒斯坦示威充滿着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口號和宣言，那些學生從那裏培養出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呢？難道這一切真的不是源自教授的灌輸嗎？難道他們都是自發地閱讀課外書而發展出這種思想？為什麼這類示威運動瀰漫於歐美校園，而不是台灣、日本、南韓、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呢？

教授不會影響學生政治思想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美國校園充斥着「取消文化」，左派會千方百計制止保守派人士到校園演講，例如四月下旬，保守派政治評論員庫爾特（Anne Coulter）應康乃爾大學的邀請去發表一場有關移民的演講，一位名叫科內霍（Monica Cornejo）的教授不斷擾亂講座，結果被警方逮捕。類似的事情已經發生過很多次，個人權利與表達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收集了關於取消文化的大量資料。如果學生真的不會受任何講者影響，那麼他們為何要阻止保守派向學生演講呢？

任何社會都需要有批評才可以進步，但前提是建設性的批評。令人擔心的是，這些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是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腐蝕。

2024年5月9日

〈美國大學和社會都受到腐蝕嗎？〉

[更多資訊](#)